

斯人在思



叶秀山先生七十华诞纪念文集

黄裕生 宋继杰 吴国盛等 编

什么是思想？思想即是“在……之间”的自由演绎。
这个“在……之间”就是人自己的位置，人就在有-无之间。
在自己位置上的人，就是在有-无之间的人，因而就是自在-自由的人。
就思想是自由的演绎而言，
正是思想使人生活于开放当中而持有解放的能力；
而就思想是在人的自由-自在的位置上的演绎而言，
正是思想开启并维护着人的绝对尊严与绝对权利。
进一步说，思想总是独立自主的存在者的思想，
因而，思想总是孤独者的思想，思总是“斯人”在思。

生活在思想中，也就意味着始终爱着他而一直走在与他人相遇的路上。
因为对他人的真正的爱，
就是设身处地地把他当做自由-自在的他者来对待。
而人们之所以能够这样对待他者，
就在于人们自己持守在自由-自在的位置上。
爱他人，也才真正与他人相遇。
人们并不是非得在思想中才爱他人而与他人相遇，
但是，生活在思想中则一定意味着生活在爱里，
生活在与他人相遇的道路上。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人民出版社

斯人 在 思

叶秀山先生七十华诞纪念文集

黄裕生 宋继杰 吴国盛等 编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斯人在思——叶秀山先生七十华诞纪念文集/黄裕生等编.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5

ISBN 7-214-04263-0

I. 斯... II. 黄... III. 叶秀山—纪念文集
IV. K8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52568 号

书 名 斯人在思——叶秀山先生七十华诞纪念文集
编 者 黄裕生 宋继杰 吴国盛等
责任编辑 周文彬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中央路 165 号 邮编:210009)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南京中央路 165 号 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照 排 水晶山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者 丹阳教育印刷厂
开 本 960×1304 毫米 1/32
印 张 16.625 插页 2
字 数 480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3 月第 1 版 200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214-04263-0/K · 536
定 价 35.00 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叶秀山先生（前排左三）和朋友们



叶秀山先生和夫人张钊女士

哲学非常宗教，但有神秘性。活哲学系无虔诚，
憨皮以所源在理性；梦则哲学家之里不止于
天经地怪，这里需另训练。哲学是已忘哲
学自己训练自己的历史。

乙酉年七十有零

叶嘉莹

编 者 前 言

每个人都生活在某种思想观念之中，因为生活中的每个决断、谋划（甚至不谋划）都离不开思想观念。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以思想为生活，因而并不是每个人都生活在思想之中。

所谓思想，即是“在……之间”的自由演绎，也就是在有-无之间或者说在去蔽-遮蔽之间、在开显-掩盖之间、在开辟-摆脱之间的自由演绎。这个“在……之间”就是人自己的位置。人就在有-无之间。在自己位置上的人，就是在有-无之间的人，因而就是自在-自由的人。“在……之间”的自由演绎，也就意味着在自在-自由的位置上的演绎。作为这种自由演绎，思想不仅能够开辟一种生活，也能够摆脱这种生活，也即从这种生活中解放、退身出来；或者说，思想既能开辟出一条道路，也能改变或摆脱这条道路，而不封闭、执迷于任何既定道路。就思想是自由的演绎而言，正是思想使人生活-存在于开放当中，使人持有解放的能力；而就思想是在人的自由-自在的位置上的演绎而言，正是思想开启并维护着人的绝对尊严与绝对权利，因为思想在自在-自由的位置上的演绎就是对自在-自由的存在的觉悟和守护，而人的自在-自由的存在是人的绝对尊严与绝对权利的全部根据。进一步说，就思想是在自在-自由的位置上的演绎而言，思想总是自由自在的存在者的思维，因而，思想总是独立的而非依附的、不可替代的而非可重复的、单一的而非集合的存在者的思维。也就是说，思想总是孤独者的思想，总是“斯人”的思想。真正的思总是“斯人在

思”。“斯人”之为“这个人”而不是“这些人”或任何他人，就在于他是一本相而非一角色，从根本上说在于他守护在自在-自由的位置上。因而，“斯人在思”也才是真正的思。

虽然每个人都有思想的能力，但并不是每个人都以思想为生活。所谓以思想为生活并不是把生活片面化为思想，或者把生活的丰富性删除掉，使之只剩下单纯的思想，相反，以思想为生活乃是以思想去开显、理解、审视生活及其全部丰富性，因而要以思想承担生活和开辟生活；不过，这只是以思想为生活的一个方面，这种生活的另一面则是要以思想退出（摆脱）生活或解放生活。从根本上说，以思想为生活意味着既在自由-自在的位置上开辟、理解生活，又自觉地守护在这个位置上，从而自觉地打开退身的余地与解放的力量。

在这个意义上，只有以思想为生活的人才真正生活在思想中，才自觉地生活在自由-自在的开放中，而不仅仅生活在某种思想观念里。就思想总是持守在自由-自在的位置上而言，生活在思想中，也就意味着始终爱着他人而一直走在与他人相遇的路上。因为爱他人首先不是富贵他人，而是设身处地地让他人作为在他自己的位置上也即在他自由-自在的位置上的他者来理解他，对待他。简单说，对他人的真正的爱，就是设身处地地把他人当作自由-自在的他者来对待。而人们之所以能够设身处地地把他人当作自由-自在的他者，就在于人们自己持守在自由-自在的位置上。爱他人，也才真正与他人相遇。因为真正的相遇是自在-自由的存在者的相互发现，或者说，是本相的虔诚相会，而不是角色的临时会合。人们并不是非得在思想中才爱他人而与他人相遇，但是，生活在思想中则一定意味着生活在爱里，生活在与他人相遇的道路上。因而也可以说，人们总可以与生活在思想中的人相遇、相爱。汉语世界的人们在今天就经常可以与这样一个思

者相遇：他不仅以思想为生活，而且以思想为乐事。这就是叶秀山先生。在近五十年的哲学生涯里，叶先生满怀虔诚地以思想为生活，满怀敬慎地实践和守护着思想的自由与自由的思想。这使任何一个思想者在自己的思想道路上不仅能够与叶先生相遇，而且能够在这种相遇中感受到爱与虔诚，感受到对他者的尊严及其神圣性的深邃洞察与深度敬重。今年适逢叶先生七十华诞，我们作为经常或偶尔走在思想道路上的后学们，邀约了在各种机缘下凑巧相遇的一些同行通过他们的“思想之路”在此相会，编成本文集，以向一个我们经常与之相遇并在这种相遇中获益良多的思想者对思想的虔诚和守护表示敬意，并祝愿他永在思中！

2005. 9. 10

目 录

编者前言 (1)

上篇 他者之思：回忆与对话

- 人与思 张慎(3)
斯人在思：直接同先哲对话
——记叶秀山先生的爱智境界 胡孚琛(21)
解读生命的意义
——为叶秀山先生七十寿辰而作 江怡(32)
叶秀山先生与江苏人民出版社哲学图书的出版 吴源(36)
一份淡淡的记忆
——写在叶秀山先生七十寿诞之际 李红艳(40)
生命中一片自由的天空
——叶秀山先生的音乐情缘 王齐(48)
为师为学与为人
——师从叶先生侧记 黄文前(52)
情趣人生
——生活中的叶老师 王晓红(61)
在深度、纯净、呢喃中思
——体味叶秀山先生的美学 章建刚(68)
水到渠成：作为“后学术”的随笔 马寅卯(76)

哲学作为一种化解哲学史的活动

——评叶秀山先生著《西方哲学史》第1卷“总论”

上篇 西方哲学观念之变迁 宋继杰(79)
谁“开显”康德?

——对叶秀山著《西方哲学史》第1卷“总论·上篇

西方哲学观念之变迁”的一个评注 程炼(96)
答陈炼 叶秀山

下篇 自由之思:在纯粹与神圣之间

哲学与自由

——兼论现代性与后现代主义 谢地坤(117)
康德关于现象与本体的区分

——兼论康德对形而上学的贡献 张志伟(131)
马克思为什么要选择唯物主义

——从马克思哲学与西方哲学的贯通谈起 赵敦华(152)
在“能力”和“形式”之间

——论康德和胡塞尔先验哲学的困境与出路 邓晓芒(158)
构建自由形而上学的努力 周文彬(172)

《周易》象数与毕达哥拉斯之数

——中西哲理的潜在构架 张祥龙(184)
《恒先》义释

——思想史视野下的一种解读 陈静(214)
传统与现代之间

——犹太教改革及其对中国文化建设的借鉴意义
..... 傅有德(232)

零与形而上学

——从数学、佛学、道学到现象学的有无之思 倪梁康(252)
米谢尔·亨利和法国现象学 杜小真(262)

自我意识、心身关系、人与机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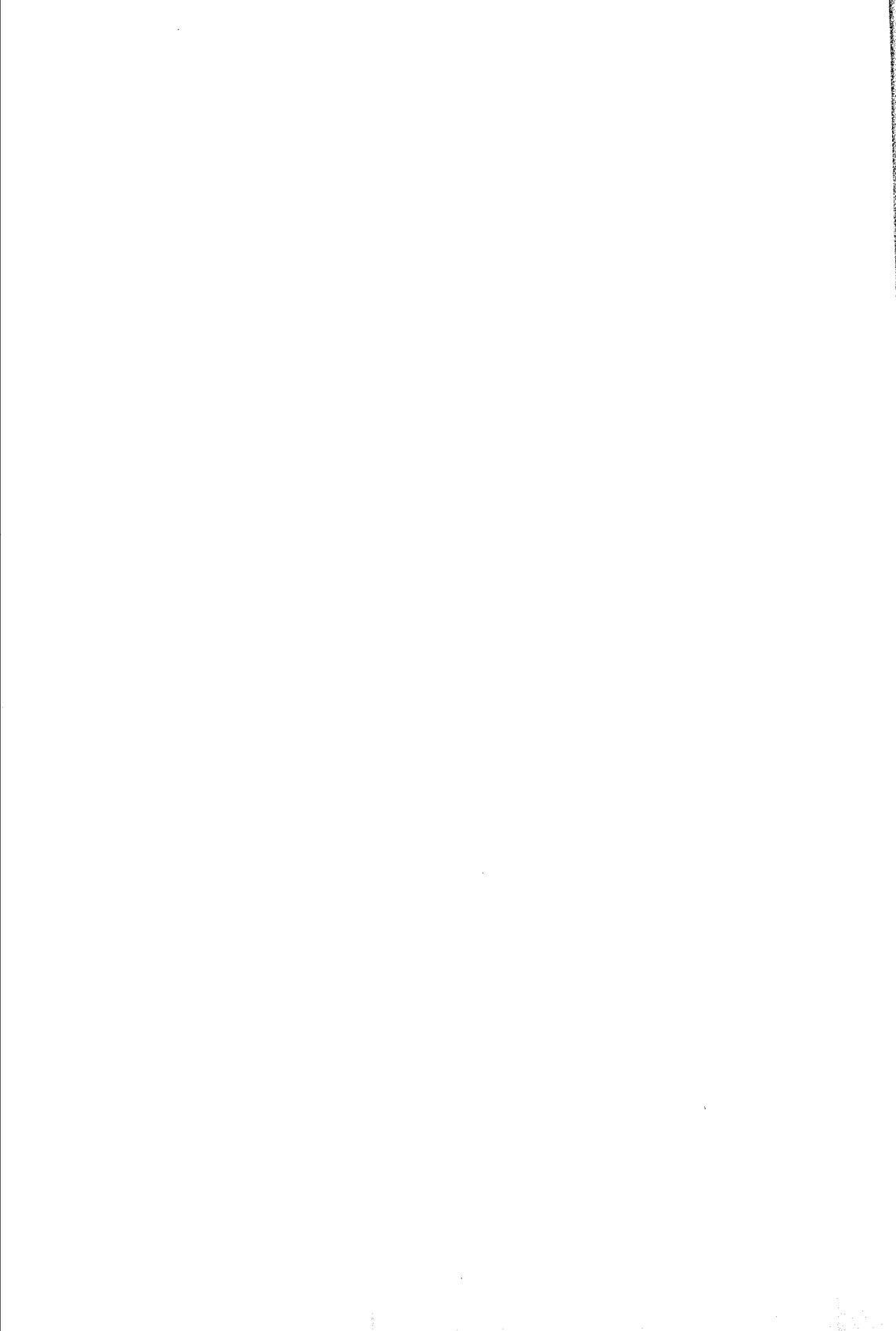
——试论笛卡尔的心灵哲学思想 周晓亮(279)

哲学信仰与神学信仰的对照

- 雅斯贝斯的形而上学 鲁 路(294)
技术与人文 吴国盛(309)
海登·怀特与当代西方历史哲学的转型 彭 刚(323)
纯粹理性还是畏惧理性?
——从哈曼的观点看康德的纯粹主义 张 荣(346)
理性、自由与道德
——论康德对“绝对命令”的先验演绎 徐向东(359)
波爱修的存在与善 赵广明(398)
《纯粹理性批判》如何是研究西方哲学的入门书?
——师从叶秀山先生研究哲学 舒永生(411)
哲学史中的“自然-自由”对立 赵 鹏(421)
胡塞尔、海德格尔和康德的第1版先验演绎 陈志远(440)
“不是一种语言”
——关于阿波利奈尔画诗的联想 尚 杰(463)
从布伦塔诺的表象论看科学、哲学、宗教之异同 许为勤(478)
论哲学与宗教的界限 黄裕生(495)
列维纳斯哲学思想的根源 周 迈(512)
附录 叶秀山主要著作年表 (522)
编后记 (524)

上 篇

他者之思：回忆与对话



人 与 思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张 慎

叶先生是属于那种并不避讳告诉别人自己的实际年龄，却对自己“生在哪一天”绝对保密的人。我来哲学所十多年了，离他也不远，但直到2005年夏才从他的学生那里获悉这一“秘密日子”。原因很简单，他天天像年轻人那样活着，思想、写作、玩点什么，所以并不在乎是否“年事已高”，但他绝对回避别人为他祝寿或开个生日宴会：暑热、麻烦人，或许有被阿谀奉承之嫌，岂不坏了先生一生清白与世无争之人生理念。

但是，人生七十古来稀，这是大自然对人的恩惠，君不见，多少学界精英倒在七十的门坎前，所以我们当然要纪念一下这个难得的日子。他的学生们决定采取西方学者纪念生日的方式，出版一本理论文集，我觉得是十分妥当的，一是他的朋友、同事和学生借此机会表达一下对叶先生个人的敬意，二是大家借此机会再谈点“思想”的问题，因为“思想”和“做人”在他身上是那么和谐地融为一体，想把它们分开都难。要谈叶先生，首先就要谈他多年在“思、史、诗”领域的劳作，而谈到这些工作成就，又要回到他作为一个老“城市男孩”的愉快日常生活。

西方文化，尤其是西方哲学，是叶先生的精神家园，他五十年如一日地在这块园地里做着“思”的工作。他的起点是康德哲学，然后推及整个德国古典哲学。“文革”十年他基本与“书本”为伴，这为他此后的“长进”打下了牢固的哲学史基础。20世纪80年代初，他到美国进修，视域豁然洞开，开始把研究范围拓展到希腊哲学（这是西方哲学之源）、尼采哲学、法国哲学等等。叶先生做学问的方式和传统“学

院派”稍有不同，他不是“六经注我”，而是“我注六经”。他不太在意严格地“引经据典”，而是注重发挥大师们的思想，以及隐藏在其思想背后的东西。所以，叶先生写的东西常常打满了“引号”。我体会，他是想在日常词语中进行“沉重”的哲学思考，把常人的思维引到“思辨”、“形而上”的层面，在人们以为熟知的东西、在人们熟悉的经典文本中揭示新问题，进行思想的劳作。叶先生的工作态度更是令人感叹，“活到老、学到老、写到老”三句话用到他身上比较贴切。他不断地看新书，谈些新问题，绝没有吃老本摆权威的做派。再者，他的工作量比我们这些年轻人还大，近十年来远离家人的日子，反而成了他写作的黄金时代。最近几年他的作品颇丰，这在哲学所是有目共睹的。我们这些年轻人对此也只能“高山仰止”、“望而兴叹”。

但是，若以为叶先生是“头悬梁、锥刺股”、“不得佳句死不休”的古板学问人，那又错了。读书和思，对他来说都是愉快的事。他热爱读书，然后有所思，再把思之所得写成文章，分给大家看，于是无比地快乐，遂再去发掘新的“话题”，这样周而复始。哲学，于他来说，不是一件不食人间烟火的苦差事，也不是外界强加给他的一项任务，或谋生的手段；做学问，是他快乐生存的一种方式。唯一令他烦恼的，是计算机有时吞噬了他的“宝贵思想”，遍访哲学所的“高手”也无法帮他找回来，没办法，叶先生只得回家“再思”。

他的业余生活也丰富多彩，不断产生新的“兴奋点”。曾经喜欢过中国的京剧和书法，现在还常常写点大字，后来又酷爱西洋唱片，从买黑色的胶木唱片到磁带，再从 VCD 买到 DVD、SHCD，看了他的收藏真叫人吃惊，北京几家大唱片店的售货员都认识他。他不仅玩唱片，还追求高品质的音响，且“永无止境”，喇叭上再加喇叭，用“超级发烧友”一词来形容他再合适不过了。不仅如此，他的兴趣爱好还是“与时俱进”的，最近，他又在忙着如何“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不知几年后他又会玩出什么新名堂来。

絮絮叨叨了叶先生的一些趣事，再回到“哲学”事情本身。我想就德国古典哲学说几句话。

一 德国古典哲学的概念和特征

德国古典哲学不仅是人类文明和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辉煌片段，更是人类思想发展史所达到的几个高峰之一。当今西方哲坛的许多重大理论问题，都是由德国古典哲学引发的。在西方哲学界的出版物和学术会议上，从古希腊哲学、近代唯理论和经验论哲学，还有德国古典哲学出发，讨论人们所关注的诸理论和现实问题，基本已成为大家的共识和普遍行为。德国古典哲学的作用和影响还远远超出了德国和欧洲的疆界，成为全球性的。亚洲、北美、拉丁美洲、大洋洲，甚至还有非洲，都留下了德国古典哲学的思想痕迹。在国际哲坛上，一个外国人，用流利的英语或德语，讨论康德或黑格尔哲学的问题，已经丝毫不足为奇。德国古典哲学的影响力之大，是它的创始者们所始料不及的。

德国古典哲学，从时间的涵盖上指 18 世纪中期到 19 世纪 40 年代前后的德国学院哲学，它的主要活动中心在原东普鲁士的柯尼斯堡（现为俄罗斯的加里宁格勒）、耶拿、海德堡和柏林等地，康德、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是它的主要和杰出代表。

德国古典哲学又被叫做德国唯心主义，虽然它们所指称的对象相同，但不同的提法代表了对它的不同评价。“古典”这个概念，源自于公元 2 世纪。当时把“classicus”这个拉丁词——它的原意是指最高纳税阶层的成员——转用到文学上，然后又转用到其他的艺术上，表示那些第一流的作品。在近代，这个概念的涵盖范围被固定在历史领域。黑格尔是第一个从哲学方面对“古典”一词进行定义的人。他说：“至于古典的东西在历史上的现实化，我们可以很容易指出，应该在古希腊人那里去寻找。”^①与此同时，黑格尔又尽可能避免把歌德和席勒的作品称为古典的，尽管他也视它们为德国民族文学的高

^① 黑格尔：《美学》第 2 卷，朱光潜译，第 168—169 页，商务印书馆，1979。译文有改动。

峰。直到 19 世纪，这种对古希腊时代和后-古希腊时代的严格界限才逐渐松动和被废除，“古典”一词的重点逐渐向近代偏移。在文学史上，人们习惯于将歌德时代所取得的成就，尤其是歌德和席勒共同发生影响时期的成就，称为古典的，因为它们本身也推崇古希腊精神。到了 20 世纪，在艺术史中，人们惯于将古希腊的作品叫做古典的 (Klassike)，将现代艺术潮流中以古希腊作品为方向的东西称为古典主义 (Klassizismus)。不过这种专有名词的区分在文学和美学领域中并不明显。^① 今天它的最广泛和普遍的意义是指那些最优秀和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而那些创造了属于本领域内最高成就作品的人可以被称为“古典的”或“经典的”代表。

把“古典”一词从美学领域带进哲学领域，并且用来标识从康德到黑格尔这段时期的哲学，这是恩格斯于 1886 年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明确提出的。应该说，这是对德国 18—19 世纪哲学的恰如其分的概括，因为它们确实代表了哲学的最高成就，是当时精神文化的优秀成果。经过岁月的变迁，这一提法在曾受马克思主义哲学影响较大的国家里得到认同和接受，并普遍使用开来。中国的情况就是这样。其实在德国，人们更乐意于把这段时期的哲学分门别类地叫做康德哲学、费希特哲学、谢林哲学、黑格尔哲学，而不是把它们放在一个笼统的标签下。他们耽心那样做的后果，会使人们把一个代表了德国思想文化发展高峰的时期，误解为一个同一、有序、后者师从前者的直线发展过程，从而抹杀了它那内在的、批判的、创造性的精神，并忽视哲学大师们彼此的不同之处。因为正是他们在理论上各有不同，才使他们能有所创新，有所前进，使那个时代的哲学最终成为一个无所不包的庞大的科学体系，为人类留下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但是，一个时代的哲学，如果缺乏一个统一标识，也会给局外人理解它带来不少困惑和麻烦。出于书写哲学史的原因，将“德国古典哲学”作为这一阶段的标记，虽然不是最好

^① 关于“古典”这个词的概念发展史请参看《哲学概念历史词典》第 4 卷，瑞德尔主编，德文版，第 853—856 页。